

譜青春華章 展鵝坡風采

鵝坡武院五四青年節歌詠比賽舉辦



5月2日，雨后的登封，空气格外清新。登封市大禹路鵝坡武院門前廣場上，該院五四青年節歌詠比賽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，一排排身穿紅色校服

的學生，精神抖擻地坐在台下，聆聽着台上一首首激情昂揚的《鵝坡榮恥歌》《壯志雄心》等歌曲，并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。當天共有14支合唱隊參

賽，每個隊演唱兩首歌曲，一首鵝坡武校改編的校歌，另一首則為愛國勵志歌。最終，經過激烈角逐，一等獎、二等獎、三等獎、最佳組織獎、優秀獎分別

勝出。獲獎隊伍不僅得到了獎勵證書，還有相應的獎金鼓勵。據了解，鵝坡武院五四歌詠比賽已經連續舉辦了13年，今年是第十四屆，該項賽事由鵝坡

武院黨支部主辦，院工會、武教處等協辦，旨在弘揚五四精神，加強青年學生的愛國教育，激發青年學生尊師愛校、團結互助。登封播報 劉俊苗 胡建邦 文/圖

小說連載：少林宗師（四）

中國當代十大武術名師
少林鵝坡武術專修院創辦人

——梁以全



梁以全一心把人生獻給祖國和人民，只是怎麼也沒想到，1957年，他竟被錯打成右派，蒙受了十幾年的冤屈。

1957年，梁以全是一位預備黨員，在基層黨組織整風大會上，他率先發言，對個別領導幹部工作中的缺點，提出了意見。萬萬想不到，他的坦誠發言，成為被打擊報復的罪證。

兩天後，校園里貼滿了梁以全的大字報，說他居心叵測地向黨發動進攻，隱瞞成分混進黨組織、混進革命隊伍，攻擊黨的糧食政策，擔任校長目無組織，獨斷專行。看着大字報，他蒙了，怎麼會是這樣呢？但他相信只要說清楚就好。

夜里，他幾乎一夜沒睡，把大字報上的事一條條理清楚後，覺得純粹是誣陷顛倒黑白。就連夜寫了發言提綱，想在會上講明白。

坦然的梁以全覺得他理不虧、胆不怯，也相信有理走遍天下，只要自己在會上將真相講明白，同志們會理解的。批斗會上，他越講真話，麻煩越多，罪加一等。他站在前面，茫然，痛苦，不知所措。望着昔日友好相處的同事，望着平日尊敬地叫他校長的老師們，他困惑，迷茫。但他則挺直腰杆，硬是不低頭。他氣憤，覺得自尊和人格受到

極大的侮辱和損害，有口難辯，他便站在那兒一聲不吭。

批判會進行了兩個多小時。散會了，梁以全回到寢舍合一的房間，坐在椅子上，兩手抱頭。坐了一個多小時，他想不通，為什麼無中生有，要將他置于死地。

晚上，他沒有吃飯，仍然坐在桌子旁，回顧自己參加工作以來，以校為家，為了教好學生，他起早貪黑，一心撲在工作上，新婚三天就回到學校給學生上課，這多年來，他贏得了多少成績和贊譽。只是，他才26歲，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，為什麼要強加罪名於他？

一夜沒睡，第二天他對自己說：“我是愛黨的，我是清白的，我的事情會很快解決的。”接連幾天的批判會越來越激烈。1957年12月，梁以全被正式宣布為右派。

梁以全失望了，他萌生了一死了之的念頭。思前想後，梁以全下定決心，要堂堂正正地活着，洗清身上遭受的耻辱。

自此，不准梁以全回家，白天夜里還被人監視着，連學校大門都不准出，簡直和蹲監獄一樣，梁以全承受着壓力，還擔心着老爹、妻子和孩子。

12月底，登封縣的右派全集中在大塔寺水庫，一面勞動一面等

候處理。

梁以全經過多次申請，才被允許老爹、妻子、兒子來看他。

一見面，父子倆就抱頭痛哭。老爹說：“三兒呀，不怕，什麼都不怕，咱梁家行得正、立得端，不怕半夜鬼叫門。”

梁以全對妻子說：“我對不住你，讓你跟我受苦受累，你還年輕，有好人家，你就走吧，把孩子留下，不會拖累你，也讓梁家有個根。”

妻子緊緊地抓着他的胳膊哭得泣不成聲，她喊着叫着：“不！不！別說了，就是吃糠咽菜也要孝敬咱爹娘，把孩子養大。”

兒子叫着：“爹，咱回家吧！”梁以全的心像刀割似的難受，他把孩子摟在懷裡，眼淚禁不住往下流，滴在孩子的臉上。全家人，老的老、小的小，哭成了一團。

這一夜，他又是徹夜難眠，他把可能會發生的事情都想過了，是被開除公職，被發送到勞改場勞改，還是被投入監獄關押？他對自己說，不論到哪裡，都要活下來，直到還他清白的那一天！

這一年，過春節都不讓回家。梁以全长這麼大，還是頭一次沒和家人一塊兒過年。三十兒晚上，听着村子里噼噼啪啪的鞭炮聲，梁以全的心碎了。